

QINGHAI
RENKOU
YANJIU

青海人口研究

马成俊 贾 伟 主编

 民族出版社

青海人口研究

马成俊 贾 伟 主编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青海人口研究 / 马成俊, 贾伟主编.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8. 7

ISBN 978 - 7 - 105 - 09481 - 3

I. 青… II. ①马…②贾… III. 人口—研究—青海省—文集 IV. C924. 24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05720 号

青海人口研究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http: //www. mzcbs. com

印 刷: 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800 千字

印 张: 37. 5

印 数: 0001 - 1000 册

定 价: 75. 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09481 - 3 / C · 285 (汉 258)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青海古代人口研究

试论两汉时期青海汉族人口迁移	贾 伟	李臣玲 (3)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人口数量考察	贾 伟	(10)
明代西宁卫户口考辨	贾 伟	(15)
试论明代青海河湟地区人口迁移	贾 伟	马兴盛 (21)
清代青海藏族人口数量历史考察	贾 伟	赵春晖 (29)
清代青海蒙旗人口与经济问题探析	杜常顺	(35)
明代中期青海吐蕃移民略考	任树民	(42)

青海人口现状研究

对青海省 2003 年城镇贫困人口的现状分析	邵 彬	(51)
关于青海省老龄化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王恒生	唐 萍 (59)
青海省藏族人口生育状况的研究	银 措	(68)
青海人口的再生产类型与变动趋势	银 措	(78)
青海人口分布格局及变迁	刘成明	(82)
青海省人口再生产类型及转变	刘成明	(91)
青海人口产业结构初探	王小梅	(98)
青海藏族人口特点探析	黄芸玛	(103)
青海人口与生态现状	王红宇	(109)
青海人口特征与人口结构变化	王红宇	(116)
青海人口现状、特点、问题及建议	廖 霞	(125)
青海城镇失业人口状况	金 红	(130)
对青海省城市老年人人居环境状况的分析	张 萍	(140)
青海省各民族人口性别比现状分析	余永英	(153)
青海省出生人口缺陷的现状 & 对策	黄素霞 柳玉香	李庆业 陈建华 (160)
青海省民族人口的信息熵规律研究	陈克龙	朵海瑞 丁爱青 (165)
对青海省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分析与思考	李卫平	(170)

2 · 青海人口研究 ·

青海省贫困人口成因及扶贫措施探讨	李凤荣 (178)
------------------------	-----------

青海人口发展研究

论加强青海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的必要性 与紧迫性	孙发平 严维青 段继业 王兰英 石德生 (187)
青海人口发展状况调查及预测	徐学初 王 燕 廖 霞 (194)
“十五”期间青海省人口发展状况	周 涛 (209)
青海人口发展问题探讨	曲爱珍 (213)

青海人力、人才研究

关于加强青海人才市场建设的思考	唐天仓 (225)
开发人力资源 促进青海发展	张淑君 (230)
科技教育与青海少数民族科技人才培养	郭殿雄 (236)
青海高校人才流失的原因探析	何 农 张英智 (240)
青海民族地区人力资源的开发与经营浅析	许光中 (244)
青海人才职业结构的变动趋向及职业选择 的主观因素分析	陶秉元 (250)
青海人才职业流动状况分析及对策	陶秉元 陈书伟 (259)
青海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形势与对策	李广斌 (267)
青海省人才开发战略分析与研究	王向武 (274)
人才是青海大发展的关键	张和平 (279)
实现青海大发展必须健全人才保障与激励机制	伍海峰 (284)
谈青海人才资源的开发	顾延生 (289)
青海人力资源供求状况分析	王小梅 (294)
青海省人力资源开发探析	安平年 (299)
青海省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人力资源现状及开发思路	李广斌 (304)

人口素质及教育研究

青海人口文化素质的现状、问题及对策	廖 霞 (313)
对青海省人口素质状况的最新分析	段继业 (322)
青海藏区藏族人口文化及经济现状对藏族高 师教育的新要求	木 多 (334)
西部开发与青海藏族人口文化素质	黄芸玛 (346)
青海女性人口文化素质的现状与对策分析	宋 斌 (351)
人口素质对青海农村贫困的影响因素分析	赵丽群 祁永寿 赵常丽 韩燕燕 (355)

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青海人口面临的严峻形势及其对可持续

发展的影响	严维青 段继业 孙发平	(367)
青海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初探	严维青	(375)
青海人口与环境协调发展初探	严维青	(381)
青海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张 伟	(387)
青海人口—资源—环境关系的耦合演变研究	薛 冰 陈兴鹏 伍俊辉 程秋梅	(393)
论青海人口因素对资源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薛红焰	(400)
青海可持续发展中的人口问题研究	王小梅	(406)
人口老龄化问题对青海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时正中	(410)
青海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浅析	李生梅	(414)
三江源人口、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兼论青海民族地区发展问题	汪春燕 汪文焕	(422)
构建和谐青海必须高度重视人口安全问题	严维青 王东宏	(430)
青海省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刘亚州	(437)

城市化与流动人口研究

西宁市流动人口调研报告	马成俊	(447)
人口视阈下的青海城市布局构想	马维胜	(483)
青海省人口城镇化的历史与现状之分析及未来构想	刘成明	(491)
对加强牧区流动人口宏观管理的思考		
——以青海省杂多县为例	胡居正	(499)

区域人口、人才研究

青海省香巴农业扶贫开发项目及其人口迁移	关丙胜	(505)
人口迁移与柴达木开发	张占元 苏志强	(512)
海南州人才队伍建设的几点思考	马兴盛	(518)
青海湖区人口状况考察及政策建议	孙发平 刘成明 李军海	(524)
青海省循化县民族人口分布	马建福	(534)

其 他

青海人口中婚姻、家庭的地区和民族差异	郭敏丽	(547)
从人口学角度看青海民族关系问题	汪春燕	(554)
青海同仁浪加村人口、婚姻与家庭调查	生杰卓玛	(560)
西宁市城东区人口婚姻状况分析	李丽云	(566)

4 · 青海人口研究 ·

民国时期青海省人口统计研究	卢艳香 (573)
一个土族村庄的人口发展轨迹	
——青海省互助县东沟乡大庄村的田野调查报告	丁柏峰 (584)
编后记	(594)

青海古代人口研究

试论两汉时期青海汉族人口迁移

贾 伟 李臣玲

人口迁移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有的是有计划的，有的是自发的，无论是哪种形式，在客观上都起着民族交流、民族融合的巨大作用。中原地区和其他区域的人们成批迁入青海始于公元前2世纪末，是在汉朝组织下有计划的经营这块地区的。本文试对两汉时期青海汉族人口迁移及其相关问题作一探讨，以求教方家、学者。

一、汉族人口迁移的时代背景

秦汉时，匈奴雄踞北方，东破东胡，西走月氏，臣服诸羌，尽占河西之地，羌胡得以交关，窥视关陇，成为西汉最大边患。但在西汉初年，汉承秦敝，天下虚耗，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无力与匈奴对抗，故从高祖起，历经惠帝、文帝、景帝均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以求边塞安宁，但匈奴仍侵扰不绝。至武帝时，经过几十年的休养，国力强盛，欲彻底解除边境威胁，于是弃“和亲”，兴兵击匈奴；经过三次决定性的战役，汉军大获全胜，从此漠南无王庭。西汉在元狩二年（前121年）发动的河西之役，其意图就是要夺取河西之地，“隔绝羌胡，使南北不得交关”，^①以“断匈奴之右臂”。经过这次战役，河西地区便纳入了西汉的版图，这也是中央王朝管理河西地区的开始。

自古河西就是通往西域的桥头堡，也是历代王朝经营西域的生命线。两汉时，西域曾多次背叛，中央王朝都是依托河西加以平叛的，可以说，河西兴，西域宁；河西衰，西域绝。更为重要的是，河西是护卫关陇的屏障，河西若失，则关陇尽动摇。可见，河西地区是汉王朝西陲的战略要地。因此，巩固河西的统治对于汉王朝来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那么，青海河湟地区在两汉边防体系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从总体上看，河湟地区和内蒙古的河套地区共为河西四郡的两翼，互为犄角，遥相呼应。河套地区

^① 《后汉书》卷87《西羌传》，下文凡未注出处者，均引自《西羌传》。

与河西四郡之间虽有茫茫沙漠，联系十分困难，但其对河西走廊的支援不仅仅表现在战略态势和声势上，还具有一定的实际意义。而河湟地区河西四郡仅一山之隔，支援便利，与河套地区相比显得尤为重要；河湟若失，则河西四郡犹如孤臂悬于塞外，岂能久存？！因而顾祖禹在《读史方輿纪要》中给予河湟地区很高评价：“自汉以来，河西雄郡，金城为最……居噤喉之地，河西（指河西走廊）、陇右安危之机，常以此为消息哉！”可见，河湟是西去河西四郡的咽喉，东去陇右的门户，可谓重中之重。因此，历代王朝在经略河西走廊时，也必定经略河湟。汉朝为巩固在河西地区的统治，采取了种种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移民实边”；一面把大批土著居民——羌人迁到内地，另面又把大量汉族人口迁入填补。这对巩固边塞无疑很重要，也被以后各王朝所承袭。

二、汉族人口迁移及其来源

汉代的“移民实边”政策，最早是在文帝时制定的，当时晁错针对边防空虚，提出募民徙塞下的建议：“乃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给而止……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① 这项建议对移民的来源，待遇、优惠条件及奖赏都有明确规定，为文帝所采纳实行，但实际效果不大。其原因有二：一则各诸侯国与朝廷分庭抗礼，已成尾大不掉之势，有内忧，不可能全力御外；二则当时朝廷经济实力有限，而边疆条件艰苦，无法切实保障和稳定移民队伍，另外，汉与匈奴对抗中处于守势，边塞经常被侵掠，没有一个安定的移民环境。因此，即便当时有些移民，但数量上和范围上都是很有限的。

至武帝时，诸侯国虽然还有，但只是衣食租税而已，而且经过七八十年的积累，移民实边的条件已成熟。“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物力雄厚，有能力向边境调运大量的物资，以保证移民的生活需要，加上对匈奴用兵取得胜利，开拓了新疆土，移民空间上的条件已具备。因此，从武帝时才真正开始大规模的移民。青海汉族也是在此时开始迁入的。史籍中关于当时的移民多有记载：武帝元狩三年（前108年），徙关东贫民725000人口于陇西、北地、西河、上郡、会稽等地；元狩五年（前106年），徙天下奸猾吏民于边，第二年又徙民实河西等等。这一时期的移民并非直接迁移青海，据史书记载，对青海直接移民最早是在元鼎六年（前111年），当时西羌反，汉将军李息、郎中令徐自为击平之，这次军事行动，使西汉实现了对湟中的军事占领。羌人退据青海湖周围，于是汉政府移民填补。

^① 《汉书》卷49《晁错传》。

至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汉朝对青海的移民又掀起了一个新高潮。时因光禄大夫义渠安国抚羌不当，致使羌人反叛，汉遣后将军赵充国引军平定了叛乱。为了能够长期安边定羌，赵充国三上“屯田奏”，在湟中地区极力推行移民屯田，当时仅屯田士卒就有“万二百八十一人”，其中不少的屯田士卒就扎根青海了。由于措施得当，以后几十年里青海无事。

自宣帝神爵元年至王莽秉政时（前61年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共60余年中，移民不断迁入青海，虽然无史籍明确记载，但可以从其他史料中得到证实。据《汉书·地理志》载，金城郡共辖13个县，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取天水、陇西、张掖郡各2个县置金城郡，时辖6个县，且都不在青海境内。其余7个县均是在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及以后陆续设置的，而且多在青海境内，即允吾（今民和境内）、破羌（今乐都境内）、安夷（今平安境内）、临羌（今湟中境内）等县，河关（甘肃大河家）、浩门两县地跨甘青两省；由于移民增多，需设置郡县派官吏治理，可见这些郡县的设置是移民持续不断迁入的结果。另外，还可以从人口增长情况的分析加以证实。宣帝神爵二年在青海的汉族人口主要是赵充国的屯田士卒和一部分宣帝以前的移民（因战争缘故，所留不多），具体的人口数据未能留下，因而只能通过对当时情况进行假设来推定。假定赵充国屯田士卒10281人全部定居青海，按西汉时全国人口平均增长率6‰计算，^①至汉末平帝元始二年（2年）共60余年的时间里，这部分人仅增到14520人，再加上宣帝以前移民及其后裔14520人（按最大值估计），共计29040人。然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时金城郡有户38470，口149640，口户比率为3.88，经过计算可知，湟中诸县（河关、浩门按一县计）当有55000余口。对以上两组数据比较可知，在这60年里青海汉族人口若没有外来人口迁入，人口数量仅靠自然增长是不可能达到西汉末55000余口的，那么可以断定这一时期内的人口增长，当以机械增长为主。这也恰恰说明了自神爵二年到汉末，汉族人口迁入青海一直未停止过。

至汉末，青海汉族人口数量出现不正常的暴涨。时值王莽秉政，出于政治需要，诱骗羌人献西海牧地，设西海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②移民戍边。但当时移民是在王莽暴政下人为的扩大罪人队伍而被迫移边的，王莽“增法五十条，犯着徙西海，徙者以千、万数”，^③广大人民“摇手触禁，不得耕桑”，^④于是“民始怨矣”。^⑤这些“怨民”又怎么能安心守边，一旦有风吹草动，要么起来造反，要么就逃回故乡了。所以，王莽的移民如昙花一现，并无多大成果。23年王莽败亡，天下大乱，群雄逐鹿中原。平陵人窦融占据河西四郡，自称“河西五郡大将军”。在窦融的管理下，河西地区政清民和，社会稳定，成为人们逃避战火的理想去处，时安

①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83~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② 《汉书》卷99《王莽传》。

③ 《汉书》卷99《王莽传》。

④ 《汉书》卷99《王莽传》。

⑤ 《汉书》卷99《王莽传》。

定（今甘肃东南部），北地（今陕西北部）、上郡（今陕西北部）等地的移民“归之不绝”，其中一部也迁至青海。需要说明的是，当时窦融并未控制整个金城郡，而是其中一小部分县。更始时，边防空虚，羌人趁机入塞，杀金城太守，“金城属县多为所有”，^① 甚至一度还占领了郡治，虽然窦融曾出兵击羌人，但仍无能力控制金城全郡，直至马援经略西部时才彻底打败羌人夺回金城郡。所以，当时迁入青海的汉族并未深入，仅限于边塞地区，且数量也不多。

至光武帝建武十一年（35年），马援平定湟中后，招还流民归者仅“三千余口”，^② 青海汉族的迁入几乎停止了，人口数也降到最低点，青海汉族人口迁移陷入了低谷。建武二十一年（45年），汉朝针对“边陲萧条，靡有孑遗，郭塞破坏，亭坠绝灭”^③ 的情况，遣中郎将马援“分筑烽侯置郡县，屯田殖谷，弛刑谪徒以实之”。^④ 青海汉族人口的迁入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恢复的，人口数量也有所增加。但从整体上看，东汉一朝青海汉族人口数量不多。据《后汉书·郡国志（五）》载，汉顺帝时金城郡仅有户3857，口18947，则青海各县人口数更少，仅有口6579，究其原因，与东汉时长期羌汉战争有直接关系。自中元二年（57年）起，汉与羌人的战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直至东汉灭亡，且战争多发生在凉、并2州。长期的战争，一方面使边塞动荡不安，“寇抄祸害，昼夜不止”，^⑤ 没有一个安定的环境，移民大量逃亡；另一方面，战争致使边民大量死亡，人口锐减，据《西羌传》载，当时“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直至魏文帝时，青海的汉族人口还未恢复。当时，金城郡户不满五百，后经过太守苏则内抚外招才有千余户。^⑥ 由此可知，当时西平郡人口也不会多。

这些移民来源非常广泛。据《居延汉简》中的田卒簿籍记载，河西四郡屯田士卒的籍贯主要有河内郡、河南郡、东郡、汝南郡、济阴郡、昌邑国、淮阴郡、魏郡等地区，即所说的关东地区。这一点可从史料中得到佐证，元狩三年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等地，共725000口；神爵元年，赵充国罢骑屯田，留淮阳、汝南步兵与吏士私从10281人屯田湟中。究其原因，当时关东地区在全国范围中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在西汉时，关东地区人口密度约为每平方公里77.6人，在个别地区达到百人以上。关东地区的面积仅占全国（不包括西域、海南岛）面积的11.4%，但人口却占全国人口的60.6%，^⑦ 可见关东地少人多，人口相对饱和，压力大，有富裕人口可以迁出，至东汉时，关东已成为全国经济、政治中心了，人口压力也很大。当然，迁至边塞的人口中也有其他地区的，如安定、北地，前已述及，不赘。赵充国

① 《资治通鉴》卷42，光武帝建武九年条。

② 《资治通鉴》卷42，光武帝建武十一年条。《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

③ 《后汉书》志第23，刘昭注。

④ 《后汉书》志第23，刘昭注。

⑤ 《潜夫论》卷5《救边》。

⑥ 《三国志》卷16《任苏杜郑仓传》裴松之注。

⑦ 葛剑雄：《西汉人口地理》，83~10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一家则是从陇西上郡迁到青海的，但是这些地区不是主要移民迁出区。青海作为河西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移民来源上应与河西四郡是同一个大系统，是不可能截然分开的，故青海移民的来源应与河西四郡大体相同。

三、移民的分布及管理

关于移民迁入青海后的分布状况，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从史籍上看，元鼎六年（前111年），汉击平羌叛，“羌乃去湟中，”退据青海湖周围，湟中“地空”，汉“稍徙人以实之”；另赵充国上屯田奏时云：“计度临羌以东至浩门，羌虏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垦，可二千顷以上。”东汉马援针对朝臣弃金城郡破羌以西之地的言论，指出湟中“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溉流通”，若弃之，“令羌在湟中，则为害不休”。^①由此可见，移民多集中在湟中，并且对湟中有一定程度的开发。从考古上看，在湟水两岸发现了大批汉墓，出土了大批文物，有多枚铜印、木马、木车、陶器皿、铜奁、铜马、铜车及石雕、石碑、古窑址、古井及有关军事方面的木简，还有大量汉代的铜钱，并且见还发现了多座汉代古城遗址。这些汉代文物的大量出现，无疑说明在两汉时这里曾大量迁入过人口。从自然条件上看，两汉时虽然生产力有一定的发展，但毕竟低下，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差。因此，当时人口的分布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制于自然条件的好坏与否。两汉时期青海河湟地区的气候要比现在好得多，平均气温较现在略高，且雨量充沛，属温带气候，适宜农作物生长，又有湟水可以灌溉，而汉族属于农耕民族，迁至青海一般是不会改变其生产方式的，定会寻找适合农耕的地方，而湟水地区则符合农耕要求。

综上所述，两汉时汉族人口分布地区当为湟中无疑。《资治通鉴·汉纪》云：“湟中，湟水左右地也。”包括今天的西宁地区和海东地区大部。因史籍中没有移民分布区确切记载，只能通过考古资料对其分布区再进一步确定。目前，青海共发现汉代遗址（包括墓葬、古城等）400余处。分布范围较广，也相当集中，若对现有遗址大体作一归纳，可以发现汉代遗址主要分布在今民和县下川口，湟中县总寨乡和多巴镇及其周围，平安县的平安镇，乐都县的高庙镇，互助县的沙塘川乡和丹麻乡，大通县的后子河乡上孙家寨，西宁市等七市县。^②故可以断定以上文物密集地区，应为两汉时移民的主要迁入区。湟源县在汉代不是移民的迁入区，据目前考古发掘来看，湟源县仅发现了一座汉墓，若有大量移民迁入定居，不可能不留下大批的遗存，故当时湟源县可能仅是一个军事据点。

若对以上移民迁入再做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移民分布有一显著特点：一般都分布在交通要道上。多巴位于西纳川的冲积扇上，北依猪头山，雄踞西纳川口，西距西

① 《资治通鉴》卷42，光武帝建武十一年条；《后汉书》卷二十四《马援列传》。

② 赵生琛等：《青海古代文化》，85～114页，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85。

石峡5公里,控扼西入青海湖的咽喉;民和下川口则是内郡进入青海的关键所在,其东北45公里处有关隘,位于冰沟谷口,北可入冰沟堡,通往令居,往南又达古鄯,可通河州;大通县后子河乡是由西宁北上,越扁都口进入河西郡必经之路,位置非常重要,故西汉时曾在长宁川(今北川河),修建“长宁亭”以守之;西宁市则是三川交汇之地,也是古代交通线交汇的中心等等。究其原因,汉政府的移民屯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军事方面的考虑,在古代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军事地位的重要性往往取决于交通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可以说,交通线对于青海人口的分布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两汉时也曾向湟中地区以外移民。西汉王莽时,曾向海北州海晏县移民,但不久,随着王莽的败亡也随之罢废了。东汉和帝时,曾向贵德一带和青海湖北移民屯田,并且规模很大,仅屯田士卒就有27000余人,但不久因汉羌战争又起,也罢废了。这两批移民时间都不长,其影响也不大,以后再没有超出湟中移民的举动了。

迁到青海的汉族有各种类型,但主要的有三种:①军屯士卒;②“关东下贫”,即关东地区的贫民;③“罪人及免徒复作”之人。这三种人移边都有两个共同点:一是以平民的身份移边;二是都可以带家属。这两点对于稳定移民队伍具有重要意义,也是王莽移民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此外,迁居青海的汉族中还有一些官吏和豪门望族,他们多是获罪后被迫移边的。汉代刑罚严峻,官吏获罪后很多被流放或逃至边地如东汉末年的地方实力派西平麴氏,其先祖是东汉尚书令鞠谭,后谭获罪,其子避祸湟中,改姓麴,定居西平。^①随着大批移民西来,如何安置管理就成了汉政府的首要任务。汉政府主要采取两项措施。一是设置郡县。汉在河湟地区置金城郡,辖13个县,其中有4个县在青海境内。东汉时在青海设县与西汉同,后在“建安十年”(205年)析金城郡西部设西平郡,辖允吾、破羌、安夷、临羌4个县,是西汉在青海设郡县后,又一重大举措,是青海直接设郡的开始。二是推行屯田。时汉代的屯田分两大类:军屯和民屯。军屯是由田卒和戍卒耕种,由国家提供粮食和生产资料,其收获也全部归国家所有。汉政府对军屯的管理是很严格的,从中央到地方都设有专职官员管理,如设有大司农部丞、农都尉、护田校尉、部都尉等机构。民屯是由移民进行耕作。由于屯田是移民生活的基础,汉政府非常重视。移民初来时所需的生活和生产资料都由国家供给,直至移民能够自给为止;还施行优惠政策,如三年免征等,鼓励移民开荒扩田,发展生产。

另外,由于边地自然条件差,移民多是受到行政性的强制而出于无奈才徙边的,人心思归。因此,汉政府通过严格的法律制度加以管理,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自上而下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户籍制度。西汉时人皆著籍,边地的移民亦不例外。登记的条目包括年龄、性别、籍贯、身份、身高、相貌及家庭人口状况等等,^②各方面无一漏缺,并且“每当岁时,县当案比”,^③每年由县令集中核查,逐级上报。在西汉

① 《通志·氏族略》。

② 《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③ 《后汉书》卷69《江革传》。

是不允许脱离户籍，脱籍属于非法行为，要受到严厉的处罚。东汉承西汉旧制，亦是如此。二是徙边移民不得返回内郡。《后汉书·张奂传》载：“旧制边民不得内徙。”这虽记载的是东汉时期的制度，但应是从西汉沿袭下来的。三是边地的刑罚重于内郡。因为移民成分复杂，且富于反抗精神，故采用加重处罚的方法予以镇抚，直至建武十八年（42年）才废除：“今边郡盗谷五十斛，罪至于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①但是由于边地移民日常生活中“咸以兵马为务”，^②始终保持相当高的军事性质，地方官吏是不可能认真执行的。

[原载《青海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

① 《后汉书》卷1《光武纪》。

② 《汉书》卷28《地理志》。

明中后期青海河湟地区藏族 人口数量考察

贾 伟

人口数量在古代是衡量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因此若想对明代藏族社会经济状况有一全面了解，不能不研究藏族的人口数量。但是，人口数量的考察在青海藏族史研究中很少有人研究，本文试就明代河湟地区的藏族人口数量做一历史考察，以作为青海藏族史研究的一点补充。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西宁卫属番人口数量

明初，太祖遣使招抚诸番族，诸番降附。纳差发马，酬以茶斤，用经济手段来保证番族政治上的忠诚。据史志记载，明初归降于西宁卫的番族共十三族，史称“纳马十三族”，或称“湟中十三族”，即申冲、占喱（章喱）、革喱、思果迷、申藏、隆奔、西纳、加尔即、巴沙、巴哇、思俄思录、咎喱、隆卜等。有的归附后便举族迁到塞内，有的则仍在塞外居住。而无论在哪里，都基本从事畜牧生产，并视部落人口之多寡而纳马有差。分布之范围在黄河以北，大通河中下游以南，日月山以东的地方。对其人口最早的记载见于张雨的《边政考》，巴哇族，“男妇五百名口”，西纳族，“男妇八百名口”；申中族，“男妇六百名口”；隆奔族，“男妇二千余名口”；思果迷族，“人马五百余”；章喱族，“男妇五百名口”；思俄思可尔族，“男妇三百五十名口”；薛喱族，“男妇八百名口”；六古擦族，“男妇二百五十名口”；思冬沙族，“男妇三百名口”；贾尔即族，“男妇二百五十名口”；咎喱族，“男妇五百名口”；隆卜族，“人马二千有余”；革喱族，“男妇四百名口”，共计14族，口8750余。然而通过对比，可以发现他们并非全是明初降附的“纳马十三族”，出现了几个新的部族，大约是十三族中之小族。明初“纳马十三族”不见于该书所记十四族中，原因为何，史书缺载。但可以肯定地讲，此十四族及其口数，并非西宁卫属番之全部，肯定遗漏了一些部族。至万历年间，西宁卫属番已由最初